

鍾繇書跡四種

HheFour KindsCalligraphy of Chung – Yo

造形藝術研究所中國書畫組研究生 林建宏 lin cheng hong

摘要

中國書法史裡所說的五種書體篆、隸、草、行、楷，大多數的人只要聽到學習書法這一名詞的時候就會很直接的把他跟楷書聯想在一起，而且一般所認知的楷書也都以唐楷為標準，真正聽過所謂正書或是真書的就比較少了。知道了所謂的正書或是真書之後大概也都已經認識了鍾繇這一位古代書家了，鍾繇所留下的書跡不多，學習的人卻不少，各朝代都有傑出的書家，這一些被學習的對象面貌皆不相同，在這些書跡之間的差異以及他所要陳述的歷史語言也不一樣，透過了新的文獻史料以及舊有的研究理論基礎，將這一些彙整了的歷史材料加以比對，可以更清楚的理出一些端倪，使得新的學習者再從這一些舊的養分上可以得到新的滋養，進而汲古生新，啓裕後昆。

【關鍵字】

鍾繇

一、前言

魏晉以降如習正書，各朝未聞不以鍾元常為楷模者，元常傳世書跡寥若星鳳，千百年來皆以刻帖行天壤間，書跡雖不多，各本卻多有風格上差異處，而難以確切立斷其是否真迫太傅鬚眉，若以右軍為鑑，逸少傳世書跡者雖不乏墨跡，然皆為摹、臨本，況早右軍近百年之鍾繇面貌更如五里霧。故筆者針對幾件鍾繇傳世刻本略為分析，找出其中的異同點，並依循古代對於鍾書加以品評的書論概略梳理印證，從中找出比較貼近鍾繇書風的作品，雖此仍不可得太傅腸腹，然卻可自五里霧中定出北斗。

二、鍾繇生平及傳世書法作品面貌

(一) 鍾繇生平

鍾繇(151-230)，字元常，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縣)人，繇幼孤，由族父鍾瑜供給，並獲得良好教育，至曹丕時官累太尉，後遷太傅，故世人稱鍾太傅，而後世所知鍾繇書名皆過於其學問與辯才。

(二) 鍾繇傳世作品類型與書風特色

南朝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¹：「潁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征。二子具學於德昇，而胡書肥，鍾書瘦。鍾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由上可知鍾繇學書於劉德昇，與胡昭齊名而各有面貌，擅長的有三種書體，各為銘石之書、章程書及行狎書。

銘石之書，顧名思義指的是寫了之後刻在碑版上的文字，魏漢之際的銘石書通常是以篆書寫碑額隸書寫碑身內文，東漢後期比較典型的代表大概就是由蔡邕書丹的〈熹平石經〉，這一種隸書也就是衛恒在《四體書勢·隸書序》²中所說的八分。而鍾繇的銘石之書歷來眾說紛紜，而所謂鍾繇擅長銘石之書這也都只是南朝以及唐人的共識，但卻沒有留下作品可供我們現代人參考，即使連羊欣、陶弘景、庾肩吾也沒有真實見過鍾繇的銘石書，不過以魏晉之際的其他銘石作品來推想，鍾繇所書的銘石書面貌大略應與〈熹平石經〉相彷彿應是有據可信。

章程書，即為正書，按唐蘭在《中國文字學》³解釋：「章程二字的合音，是正字(平聲)，後世把章程書讀快了，就變正書，又變成真書。」，正書是由東漢的隸書所演變的，在魏晉是一種新書體，即是楷書的前身。另外稱之為章程書是因為，鍾繇這一個時代已經利用這一種書體在寫奏章了，例如他所傳世的〈賀捷表〉、〈薦季直表〉、〈宣示表〉等就是這一類書體的代表。而鍾太傅被稱為正書之祖，並非他是正書的創始人，而是因為他將這一種書體整理並加以推廣，更將此種書體變成當時書寫奏章的通行書體，也因為他位高權重，同僚為官者爭相學習，所以此類書體更是得以流傳。

行狎書，羊欣解釋為“相聞者也”⁴，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尺牘，這種書體用於書信往來，南齊王僧虔也將這解釋作行書前身，之所以稱為行書前身是因他介於正書與草書(章草)之間，不如隸書正書那樣嚴謹，也不像草書那樣簡率，便於

¹ 見潘運告 編注《漢魏六朝書畫論》122 頁。

² 見潘運告 編注《漢魏六朝書畫論》77-78 頁。

³ 見唐蘭《中國文字學》178 頁。

⁴ 見註 1。

書寫也便於溝通，所以在魏晉期間也是一種相當流行的新書體，又稱之為相聞書。鍾繇學行書於劉德昇，而劉學書於誰就不可知，故有人稱劉德昇為行書之祖。而相同的行書也不可能是劉德昇所創，他也只是整理並傳承下去的一個人，只是目前能追溯到的也只能到他了，所以姑且稱他行書之祖⁵。前面提到的，鍾繇與胡昭都是受業於劉德昇，向劉所學的都是行書，故可知所謂的“鍾書瘦，胡書肥”指的也就是他們的行書而言，可惜的是我們都已經見不到他們兩人行書的書跡了，不過從這可以知道一些訊息就是，他們承襲了老師的書體，但卻各有自家面貌，表示與老師有異處，這又表示書法依照時代推進了一步。西晉以後向鍾繇取法的多是大書家，如王廙、王導、衛夫人、王羲之等，於是便形成了當時的一種風尚。

鍾繇的書法尤以正書及行書在曹魏以來十分流行，不過在鍾繇過逝之後因為保存的問題他的書跡已經存世不多，南齊王僧虔在《論書》⁶裡就有記載：「王導師法鍾衛，好尚無厭。喪亂狼狽，猶以鍾繇〈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此帖後來傳給王羲之，王羲之又借給了王脩（敬仁），脩死後王母見此為兒心愛之物又將其殉葬，這樣的循環之下，紀錄中在劉宋泰始六年（470），秘府所藏鍾紙書不過六百九十七字，到了梁武帝時期，“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跡”內府所存“不審可復幾字”⁷。至唐朝更直接與張芝兄弟王羲之父子歸為一類，甚至已經有相當多不可靠的作品了。

宋代大興刻帖，鍾書偶見於叢帖中，太宗淳化三年（992）所刻的《淳化閣帖》可見六種，仁宗慶曆五年至八年（1045-1048）所刻《潭帖》第一卷可見兩種，徽宗大觀三年（1109）〈汝帖〉收到〈墓田帖〉，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刻〈淳熙祕閣續帖〉收鍾書〈薦季直表〉，宋朝叢帖中所收鍾書也不超過十種，明朝還出現一件傳為鍾書的〈調元表〉，即使如此，至今所傳鍾書皆為刻本，總共也不過以上十一種。

雖然我們已不復見鍾繇正確面貌甚至真實墨跡，排去溢美之詞，可以將鍾書的主要特點歸成三大類，第一瘦勁；第二天然；第三古雅。所謂瘦勁，就如羊欣所提出的“鍾書瘦，胡書肥”相對於胡昭而言，梁武帝說他“字細”⁸，唐李嗣真形容是“寒澗蕭壑，秋山嵯峨”⁹，黃庭堅說鍾繇小字“筆法清勁”¹⁰，這都在在的顯示了鍾書的用筆特質；天然而言，南朝於庾肩吾：“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¹¹，所謂天然也就是不矯飾、不故作姿態，如米芾《自述學書帖》所言“輕

⁵見潘運告 編注《張懷瓘書論》，（唐）張懷瓘《書斷·上》98-99頁。

⁶見潘運告 編注《漢魏六朝書畫論》162頁。

⁷《晉書》卷三《梁武帝記》。

⁸見註7。

⁹見潘運告 編注《初唐書論》164頁（唐）李嗣真《逸品五人》。

¹⁰見《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682頁《山谷題跋》卷四“跋法書”。

¹¹見潘運告 編注《漢魏六朝書畫論》238頁。

重不同，出於天真，自然異”¹²，應該是輕鬆的信手拈來猶如花開逢時，茁出應雨一般質樸天成；古雅，唐朝人論鍾繇與二王就已經用“古”、“今”兩字來區別，所謂的古今除了有區別時間先後關係之外，也可以對於形質與美感來解釋古今二字，古配質，今配妍，這樣就比較容易理解，唐代張懷瓘作了一個適當的配字調整，他把雅字配給古，合稱古雅，含有高古遠塵的雙重意涵，算是相當高明的做法，也成為學鍾書一路的最終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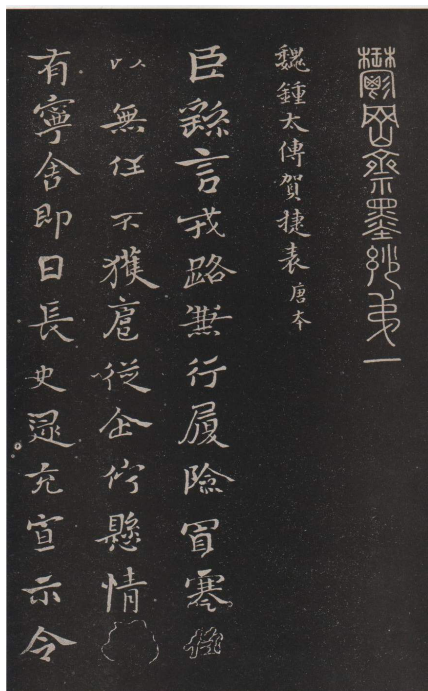
三、鍾繇作品選要分析

（一）〈賀捷表〉

〈賀捷表〉（見附圖一）是鍾書中最能體現他個人及時代風格的現存刻本作品，結構斜側，縱短橫長，點畫短而結構寬博仍有隸書意味，但筆法幾乎已不見隸書波磔樣，此表可見鍾繇對於正書的整理發展已匠心獨具，如梁武帝所說的“字細畫短，多是鍾法”。點畫間雖筆劃多不相接，卻顧盼有情、呼應有勢、舒張有律，迭宕多姿，與鍾書天然不假狡飾的基本特色完全吻合，逐字連篇推敲品味多有異趣。此表與古樓蘭遺址¹³所出土的殘紙正書有一些字幾乎如出一轍，例如“頓首”等字與〈悼痛殘紙〉（見附圖二）上的墨跡“頓首”二字用筆相似，整體上的字體結構通篇章法也鼻息一貫，都有著正書初成的重要特徵，所以〈賀捷表〉從時代、風格上都非常貼切接近所謂的鍾繇正書系統，細細體會之後將來就容易與晉楷一分涇渭。

¹² 見季伏昆 編注《中國書論輯要》355 頁。

¹³ 樓蘭位於今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若羌縣北境，羅布泊西畔，遠在漢朝張騫通西域開啓絲路以來，因為地理位置處於交通經濟樞紐，故多有經營而繁榮，漢代多有屯墾至魏晉尚設置有西域長史，後因天然環境改變樓蘭城因而逐漸消失，也因此保留許多重要的漢代、魏晉考古文獻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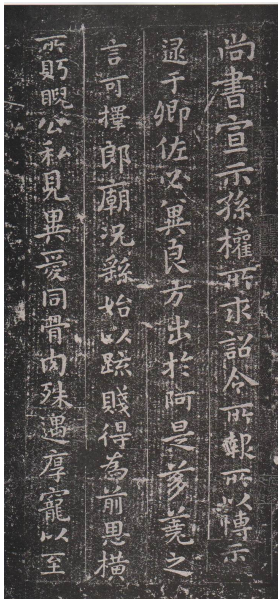
圖一 鍾繇〈賀捷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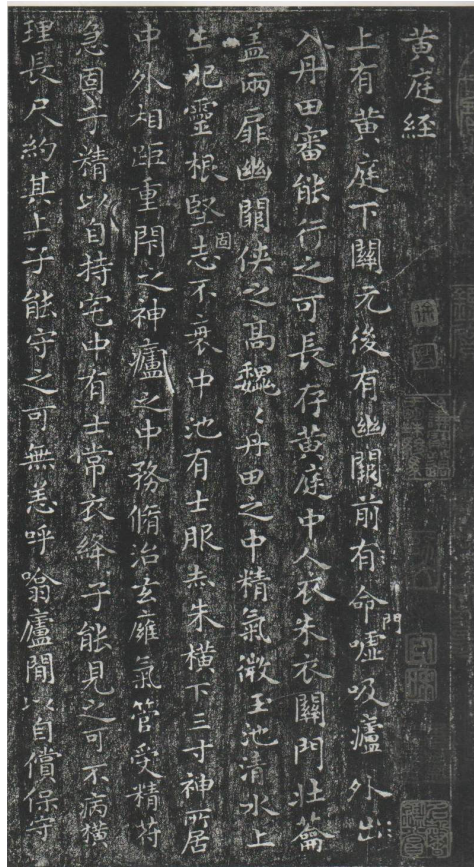
圖二 鍾繇〈悼痛殘紙〉

(二)〈尚書宣示帖〉(見附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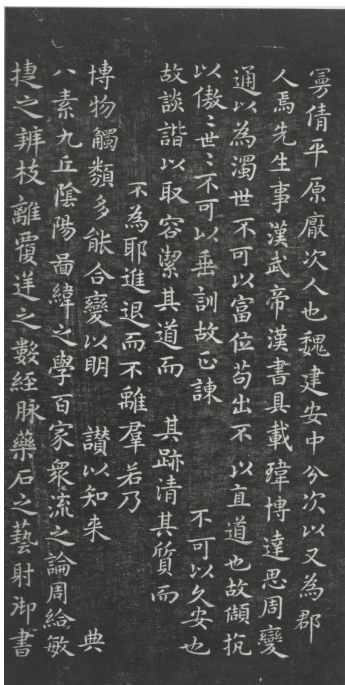
這是在鍾繇名下相當負盛名的一個帖，對後世學鍾書者影響甚鉅，東晉王導“衣帶過江”的也就是這一件，雖然也不可確定王導所攜過江的是否就是我們現在所見到的這一件，但就以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這一件來說，結構嚴整、隸意殆盡、提按厚實，跟前人所論“鍾書瘦”的面貌甚有出入，反而更接近所謂的晉人楷書，又與王羲之所書小楷多有貼近，見逸少所書〈黃庭經〉(見附圖四)、〈東方朔畫贊〉(見附圖五)略可得之一二，因為王導曾將〈尚書宣示帖〉交給王右軍，而鍾書在當時又是一種時尚，所以這一件也有可能就是逸少所書，或是受逸少影響的晉人所書，以意臨之非全得太傅鬚眉故有晉人意。



圖三 鍾繇〈宣示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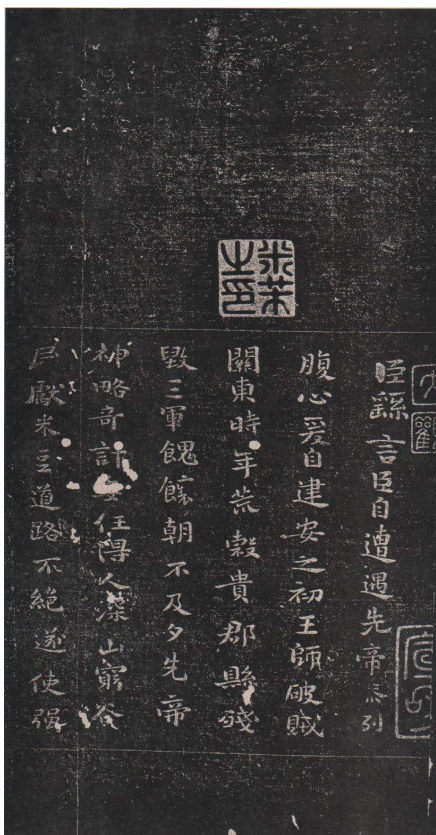
圖四 王羲之〈黃庭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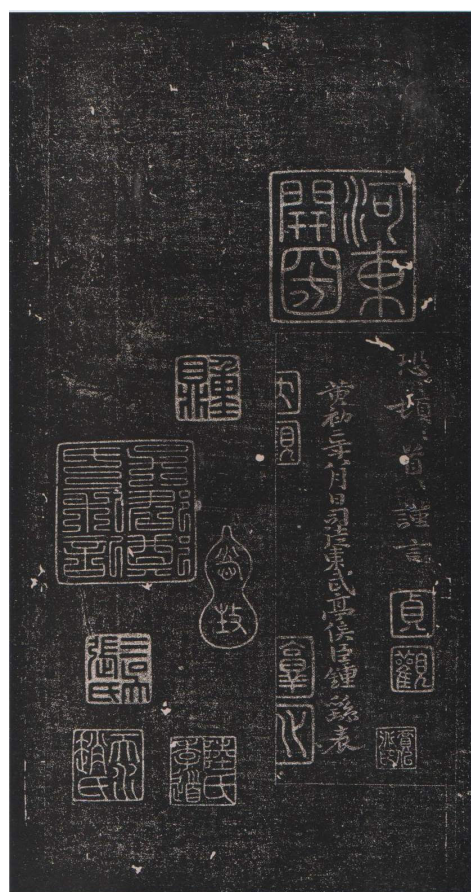
圖五 王羲之〈東方朔畫贊〉

(三)〈薦季直表〉(見附圖六)

字勢橫扁，用饒有八分書意，筆劃間多不相接，故結體略顯鬆散，數字帶有行書意趣，整體來說也是屬於橫扁寬厚的風格，與“鍾書瘦”亦略有差距，與晉人小楷以及晉人寫經的風格多有相似處，如出土的晉人楷書寫本〈三國志·吳書·虞翻傳〉殘卷(見附圖七)、〈三國志·吳書·孫權傳〉殘卷乙本(見附圖八)、〈法華經殘卷〉(見附圖九)，如此看來也是比較接近晉人書風，另外就是清朝帖學家王澐利用〈薦季直表〉鍾繇所屬的款“黃初二年八月日司徒東武亭侯鍾繇表”來考辨¹⁴，發現其中的署銜與史記所記載的時間不合，由此斷為後人所書，洽與出土晉人楷書不謀而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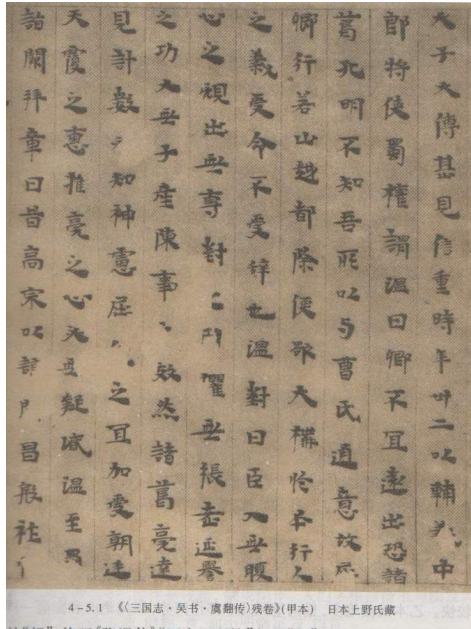


圖六 鍾繇 〈薦季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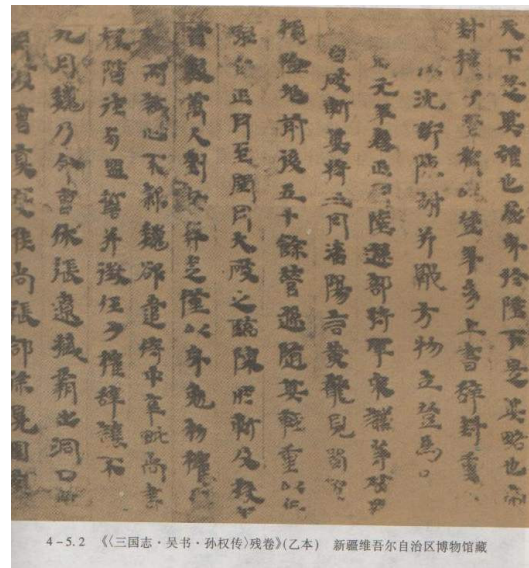


圖六之一鍾繇 〈薦季直表〉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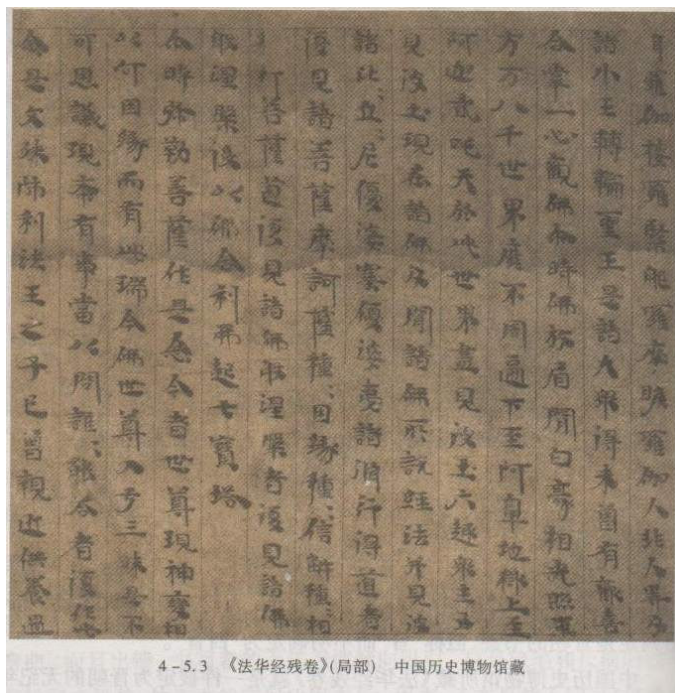
¹⁴見《中國書畫全書》第八冊 796 頁，(清)王澐《虛舟題跋》“魏鍾繇《薦季直表》”。



圖七〈三國志·吳書·虞翻傳〉殘卷



圖八〈三國志·吳書·孫權傳〉殘卷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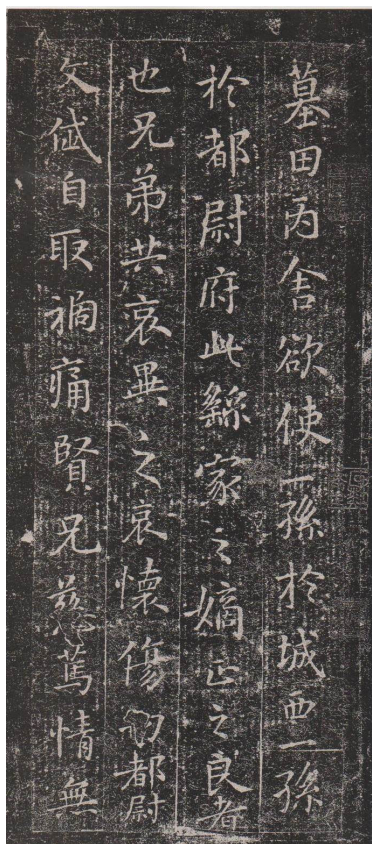


圖九〈法華經殘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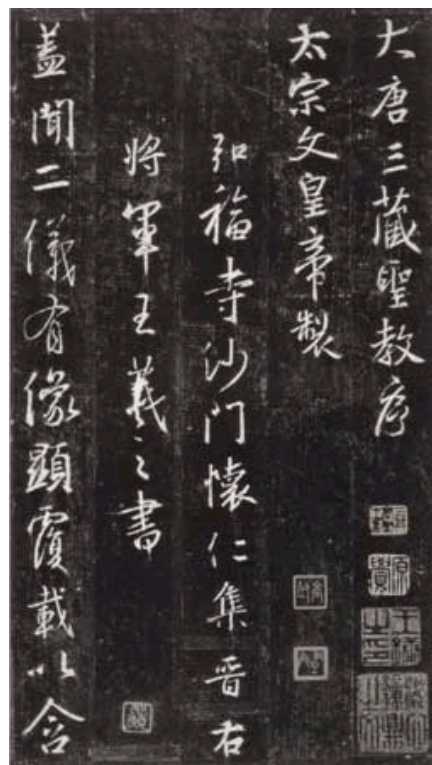
(四)〈墓田帖〉(見附圖十)

此帖結字與前三種鍾書略有不同處，此帖整體結字較為方整，少了一些跌宕自然的結字趣味，也有將字拉長的趨勢，提按變化相對也較少，鉤挑的用筆也

誇示動作比較大，行書的意味也比較濃厚，細看竟與〈懷仁集字聖教序〉(見附圖十一)相彷彿，亦為二王系統面貌，所以筆者認為這應該也是晉人或是晉以後的書家所臨，而多有後人的時代風格，與鍾繇書風已有異矣。



圖十 鍾繇〈墓田帖〉



圖十一 懷仁〈集字聖教敘〉

三、結語

隨著時間與空間的遷易，很多的東西在這一些變易中消失了原有的樣貌，歷史學者靠著僅有的文獻與史料，重新組織一個屬於還原現場式的虛擬歷史事件，訛誤少的就比較接近事實真相，而在於很多的模糊邊隅上就是爭議的空間，如何解決這一些爭議，最好的方式就是讓證據還有物件去說明史實，近百年來的考古工作因為科技日新月異，學界有系統的經驗累積，出土文物的比對印證讓流傳了上千年的迷霧漸漸散去讓歷史現象越來越清晰。

這樣的基礎用在研究書法也是相當有成效的，前人因為資訊流通不便，許多的書跡無法廣為流傳，不似如今日方便容易取得學習資料，古人僅能以著書論述來保留重要書家他在書寫面貌上的蛛絲馬跡，後學者也僅能以這一些書論用自己能理解還原的方式重組，除了性情不相同臨書會有所差異之外，理解書論所要

表達的主要神髓也是很主要差距的因素，再加上時代風潮影響，所表現出的臨書就會呈現相當明顯的迥異，所以會造成上述四件鍾繇書跡鼻息不一貫的理由。

例如說：如馮承素所摹的〈神龍蘭亭〉與歐陽詢所臨的〈定武蘭亭〉就是很鮮明的例子，前者是忠實的複製，唯恐不能神采極度相似，而後者就是帶有時代風格自我面貌的臨寫，神采自然有所差異。雖然元代趙子昂力求晉人韻緻，但始終擺脫不了元朝該有的樣子，明末王覺斯所臨的《淳化閣帖》雖說臨，但自我意念強過閣帖數千上百倍，甚至臨帖也選擇性的跳臨，翻到某一頁看了有喜歡的幾個字便按自己意思書寫一過，這一種臨書的方式也是帶著強烈的時代影響，所以看到雖是鍾繇名下的書跡卻有如此迥異面貌也不足為奇了。

參考書籍

- ◎潘運告(著)：漢魏六朝書畫論，湖南美術出版社，1997 年出版。
- ◎劉濤(著)：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 年出版。
- ◎西林昭一(著)：中國新發現的書蹟，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出版部，2003 年出版。
- ◎王元軍(著)：六朝書法與文化，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 年出版。
- ◎季伏昆(著)：中國書論輯要，江蘇美術出版社，1987 年出版。
- ◎王狀為(著)：中國書畫 5 法書，光復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出版。
- ◎鍾繇小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年出版。